【名家侧影】

夏夜,赴一场文学盛宴

□曲树强

盛夏的龙口北部海滨,夜幕已悄然降临,成片的黑松林掩映在苍茫的夜色中,林子里不时传来夜宿鸟儿的叫声,或是小动物们的窃窃私语。

夜色沉沉,松林掩映中的万松浦书屋灯火通明,一场关于《爱的川流不息》的读书交流会即将开始,来自龙口边缘文学社的部分会员和书院周边社区的文学爱好者们共聚一堂,开启一次关于文学、关于爱的探讨和交流……

作家张洪浩从一幅正直起身子前肢搭在书架上为主人找书的猫咪的图片,开始了他关于《爱的川流不息》的分享和感悟。

《爱的川流不息》是作家张炜先生的最新力作,小说从一只宠物猫“融融”来到家里开始,展开故事情节。由“融融”开始,作者追忆了自己多年来与动物们相处的经历,最终构筑了一个超越物类边际、交相融合的共有精神世界。

分享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炽热的情感、巨大的共鸣,让爱的话题在这间弥漫着书香的小屋如一股清泉,静静地流淌着。分享者们由《爱的川流不息》延伸到张炜先生的《融入野地》《一潭清水》《美妙雨夜》《蘑菇七种》《梦中苦辩》《柏慧》《九月寓言》……于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和原野上平等和谐、无忧无虑生活着的各种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于是,《古船》中的枣红马,《蘑菇七种》中的宝物,《刺猬歌》中黄鳞大鳊,《你在高原》中的阿雅,《海边怪物小记》中的狐狸、狍子、小爱物,《我的原野盛宴》中的银狐、老呆宝……这些充满灵气的虫鱼鸟兽一个个向我们走来了,构成了一幅充满温馨可爱的生命的画卷;于是,作者那悲天悯人的情怀,那充满人文关怀、善良大爱的胸怀,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激荡着每一位参与者的心灵,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窗外雷声隆隆,屋内书声琅琅,雅乐悠悠。朗诵者声情并茂地诵读,音乐表演者悠扬的演奏,将这场盛夏之夜的读书会演绎得激情澎湃。

在分享者盛情的演讲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书屋后门悄然闪了进来:依然是挺拔的身材,依然是儒雅的脸庞,依然是深邃思辨的眼睛,是他——今晚读书会畅谈的主角,张炜先生。他随意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轻轻挥手示意分享者继续发言,而他,则静静地倾听着,眼神望向前方。此时,他就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促膝并肩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学的真谛。

当我满怀敬意将我们边缘文学社的会刊《风起边缘文集》递给张炜先生时,他认真地看了下封面,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说:印得很好,精美。

我简单介绍了边缘文学社的基本情况。张炜先生倾听着,不时颔首赞赏,他对龙口大地能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文学组织感到欣慰,正像30多年前他为《龙口文学》小报创刊号题词所写的:龙口文学多,咿呀众声和。

张炜先生与在场的文学爱好者们畅谈着文学写作中的甘苦、技巧,关于读书问题,先生总结出两句话赠予大家:多读纸质的书,少读热闹的书,多读冷门的书;谈到网络文学和纸刊文章,先生认为文章无论是网络上发表还是刊物上发表,都要认真写,在哪里发表不重要,都有流传价值,关键是要写好,每一篇、每一段、每一个字,都要认真推敲……

热烈的畅谈,让我们忘却了尘世的喧嚣,进入了艺术的殿堂,接受这艺术的洗礼。蓦然望向窗外,一只淡黄色的不知名的小动物倏忽从窗口跃下,消失在茫茫林海中。想必它已经在此倾听了很久……

【行走人间】

姑娘哭了

□金后子

初夏的午后,阳光照在松树上发出金灿灿的光芒,四周暖洋洋的。美景良辰,应朋友之邀,到城东浆水泉畔去写字。逢约守时,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能提前,不可后延。比约定的时间有些早,朋友还没到,迎接我的是一位有着姣好容貌的年轻女子,淡绿色工装衬托的姑娘更显白皙清丽。她微笑着为我开门,听我说明来意后,又迅速地去开电梯,让人倍感温馨。仔细看,女子的上唇处有两片血痂——天干物燥的,八成是上火了。

“多喝水。”我有意无意地说,姑娘微笑着点头。来到位于三楼的书画间,笔墨纸砚早已准备好。我告诉她如何扶纸,她试了两下,很快就掌握了要领,这时又有两位女孩围拢过来,一起打下手。不用多问,她们是酒店里的服务生,属于干活不少挣钱不多的群体。“趁着老板还没来,我先完成自己的作业,然后开始为你们写。”我说道。“还为我们写?太好了,太难得了。”其中一位女孩雀跃着。“哈哈,这有什么,每个人都值得尊重,野百合不是也有春天吗?”我开着玩笑,然后铺纸,兑墨,醮笔,屏住呼吸——“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挥而就——这是为济南周三读书会出纪念册写的条幅。继而是一阵响脆的掌声,是三位女孩给我的,更是给书法艺术的。或许她们并不懂书法,但书写的节奏肯定会打动每一位在场的人,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

“老师,能不能先给我写一幅?我到点了。”瘦高的女孩说。“可以。”我答,“你平时喜欢什么?是看书还是看电视?”我问。“我这个人比较俗,除干好活外,没有什么爱好。”女孩解释道。我凝思片刻,说:“好,那就给你写‘担水劈柴皆有道,扫洒应对尽通玄’吧。”长毫笔扫过,白纸黑字宛然在目。搁笔又给她讲了此句子的内涵,瘦女孩很是高兴,眼里绽放出青春的光芒。“老师,给俺也写一幅吧?”旁边那位微胖的女孩沉不住气了,几乎用恳求的口气说道。我问她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听歌,对生活有些好高骛远的想法。”胖女孩说。“好,那就给你写‘高高山顶立,沉沉海底心’吧,希望你既要有理想有抱负又要脚踏实地,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刷,刷,刷,带有隶意的一幅行草写成了,我很满意,或许是心理轻松的使然,松驰下来更容易出好东西。随后又给胖女孩大讲了一番其中的含义,她笑得眼睛成了两条线。

“叔叔,能给俺写一幅吗?”这时嘴唇上结着血痂、始终为我扶纸的女孩说话了,且她不称我老师,视我为长辈,心里很是温暖。“当然,当然可以,不给谁写也得给你写呀,你迎我上楼,还帮我扶纸。”她轻轻地笑笑,说:“叔叔,我是想让您为我们两个人写幅字。”“两个人?”我问。“就是她男朋友,她对这个男孩可满意了。”瘦高的女孩连珠炮似的说着。“我们正准备婚礼,想让您写一句祝福的话。”我把笔放下,在房里走了两圈,说:“好,有了。”姑娘麻利地铺好纸,我又稍稍沉思片刻,用略带行意的隶书写出“世界之大”四个字。“啥意思?是常用语。”三个女孩几乎同时疑惑地问,我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挥笔写出下半句——一半是君。吧嗒,吧嗒,泪,是泪,姑娘的泪滴落在洁白的宣纸上,然后她迅速用手捂着鼻子,两行热泪再次涌出,说:“太好了,太满意了,叔叔,你写到俺心里去了,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很重很重的。”“好,我明白,重的如同一个世界。还有,最后我用了一个‘君’字,如果用一个‘你’字,就窄了,就俗了。可以说,这幅字既是写给对方的,也是写给你的——是写给你们二位的,祝福你们。”过了一会儿,我问:“姑娘,请问小伙子是哪里人?干什么职业?让你这么动情。”“是临沂人,跟我是同乡,干厨师,对我很好。”顿了一会,姑娘又说,“在多数人眼里,我们的事是不值得一提的,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对方就是半个世界,所以您写的这内容,我太满意了。”我不住地点头。

落好款,盖好印章,我抬起头对姑娘说:“你对小伙子中意是主要的,我的字是次要的。只能说是通过书法作品表达了你的心意。再次祝福你们,孩子!”姑娘的眼泪还在流,我又说:“说实话,写字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书法能把人写哭的,没想到今天遇上了。有此荣幸,夫复何求?”

半个小时后,朋友到了。面对一片嘈杂,仿佛进入另一空间,我反而没了挥笔的冲动,只剩下喝酒,聊天,应酬了。

【落英缤纷】

夏日印象

□齐欣

布谷声声

“快快布谷!快快布谷!”

夏天刚迈进农家小院的门槛儿,坡里的麦子才刚黄梢,泰山南北、汶河两岸的上空,就响起布谷鸟一声声欢快的啼叫。一听到这熟悉而又亲切的叫声,农人就知道,夏天到了,麦子就要成熟了,一年一度的穿种和夏收就要开始了。

如果把穿种和麦收比作一场紧张的战斗,那么,布谷鸟就是在吹响集结号。勤劳本分的庄稼人,正是在布谷鸟善意的提醒和催促之下,擦好镢锹,磨好镰刀,戴上草帽,集结田野,播种新的希望,收获到手的果实。

“快快布谷!快快布谷!”

布谷鸟箭镞一般,在蔚蓝的天空穿梭飞舞,叫得更欢了。它是在为挥汗劳作的人们点赞,还是加油鼓劲?

每当听到布谷鸟那热烈而又欢快的鸣叫,我都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布谷鸟会把我那一生勤谨活不离手的老父亲唤醒。他老人家爬出坟墓,挽起袖子,朝手心啐口唾沫,迫不及待地加入这场与老天争抢农时的忙碌。

我还固执地认为,一如精卫鸟是炎帝女儿死后所变,善良恤民的布谷鸟,一定是勤劳善良的村姑羽化而生。不然,它不会对农事这么熟悉,对农人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哦,布谷鸟,你这报夏的使者,麦收时节田野上空可爱的精灵!

蛙声十里

夏日雨后的夜晚,村外的池塘炸开了锅。

忙碌了一个白天,青蛙们刚在田野饱享了虫子的盛宴,一场大雨又为它们冲了个痛快的凉。它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发,体内的音乐细胞开始膨胀,天生的歌喉也阵阵发痒,善解人意的天公及时为之拉下夜幕,银亮的圆月热情地为之照明布光,一座偌大的水上舞台浑然天成,青蛙们的消夏晚会就此开场。

呜哇呜哇,呜哇呜哇……

千百只青蛙聚集一起,扯开洪亮的嗓门,开始了它们的大合唱。歌声激越,热烈奔放,声传十里,恣肆汪洋。

青蛙音乐会是真正原生态的:所有参加的歌手都不用化妆,不用彩排,不用音响,也不用伴奏;其演唱内容也是有感而发,即兴创作,随心所欲。青蛙们完全是因为高兴才歌唱,歌唱就是为了高兴,没有任何功利性。音乐的原始意义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现代人缺失的东西在这里得到完整保留。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们一个个才唱得那么起劲,那么投入,那么舒心,那么动情,以致忘记了世界的存在。

青蛙音乐会是真正公益性的:没有赞助,不要门票,没有报酬,也不搞选拔和评奖,甚至连礼节性的掌声都没有。即便如此,它们也敢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有一个南郭先生,更没有一个假唱。不像人类,时不时耍点小聪明,假唱糊弄一下听众,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

青蛙音乐会是真正群众性的:不管男女老少,不讲身份地位,不论长相美丑,不在乎嗓音好孬,只要愿意唱,就张大嘴巴,放开喉咙,卖力地唱,快活地唱,潇洒地唱,尽情地唱——唱出心中的欢乐,唱出对生活的礼赞,唱出对爱情的追求,唱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雨后夏夜的池塘,成了青蛙欢乐的海洋。

夏夜纳凉

灼热的红日沉落西山,明亮的银月挂上东天,成群的蚊子嘤嘤嗡嗡,催促劳作一天的农人撂下饭碗,出门纳凉。

行踪不定的年轻人除外,纳凉的人群可分男女两大阵营。妇女们通常三五个一伙,围坐街头,聊些张家长李家短,陈谷子烂芝麻。更多的女人则坐在自家门前,一边摇着蒲扇,为怀里揽着的孩子驱赶着蚊虫,一边望着靛蓝的星空,讲些这样那样的故事;再不就是教唱那些不知传了多少代、早已老没了牙的歌谣:“月姥娘,明光光;开后门,浆衣裳……”树上的知了此起彼伏地叫,手中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听着美丽的故事或歌谣,怀里的孩子进入梦乡了。

相形之下,男爷们乘凉要洒脱得多。他们一般是到村外的大路口,再不就是去平整敞亮的打麦场,十几几十人围坐一起,或者躺到随身带来的席子上,先聊一阵天气庄稼,时事新闻,算作铺垫,接着是喜欢看旧书的人开场,说起《三侠五义》或《响马传》。每逢说到紧要处,说书人都会停下来,喘一口。这时那些听热的人慌了,赶紧这个递烟,那个端水,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说书人充分享受过这些,心理获得极大的满足,体力也得到较好的恢复,接着开说,时常说到三星偏西。